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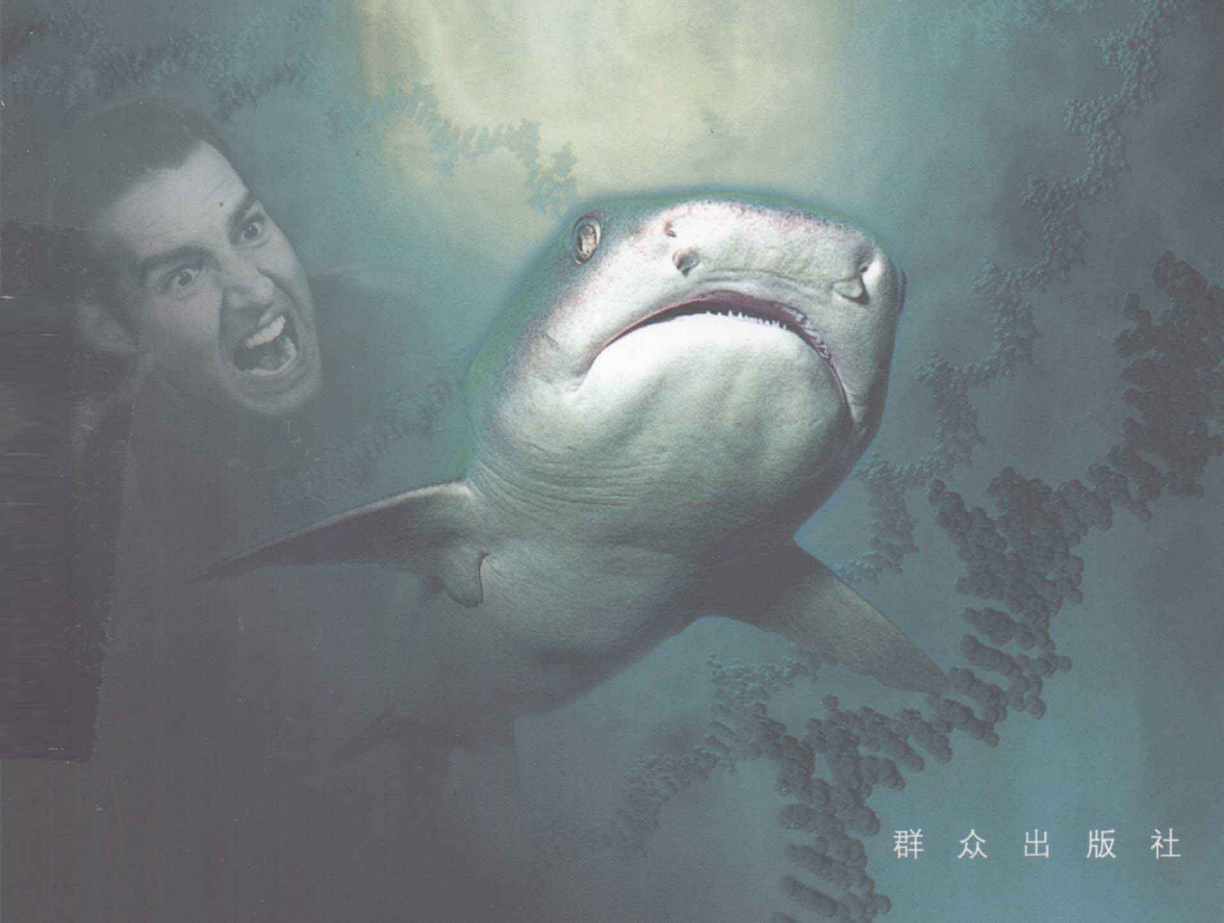
英国经典侦探小说彼得·温姆西勋爵探案系列

五条红鲱鱼

FIVE RED HERRINGS

美国著名畅销书女作家伊丽莎白·乔治最新作序

[英] 多萝西·塞耶丝 著 唐克胜 译



群 众 出 版 社

英国经典侦探小说彼得·温姆西勋爵探案系列

五条红鲱鱼

[英] 多萝西·塞耶丝 著

唐克胜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五条红鲱鱼 / [英] 塞耶丝著; 唐克胜译.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9.1

(神探温姆西勋爵)

ISBN 978-7-5014-4338-3

I. 五… II. ①塞…②唐… III. 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55357 号

五条红鲱鱼

著 者: [英] 多萝西·塞耶丝

译 者: 唐克胜

责任编辑: 张 蓉

封面设计: 章 雪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52173000 转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网 址: www.qzchs.com

信 箱: qzs@qzchs.com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6 开本

字 数: 262 千字

印 张: 16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14-4338-3 / I · 1787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32.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序言

我喜爱多萝西·L·塞耶斯的侦探小说,喜爱的程度可能会让那位杰出的小说家在坟墓里翻过身来。数年前,演员伊安·卡迈克尔主演了她的很多作品,后来我在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的公共电视台上看过这些作品。我记得放映之前主持人详细介绍了塞耶斯的生平与职业生涯:她早年从牛津大学毕业,翻译过但丁的作品。这些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给我印象更深的是她那位快乐的侦探彼得·温姆西勋爵,我把她的小说都找来读了一遍。

由于我没有——时至今日也没有——读过多少侦探小说,所以我一直没有听说过这个令人称奇的人物。于是我快速地把与他有关的事情扫了一遍:从他说话时的纨绔习气到他的家庭关系。我发现自己立即爱上了温姆西,爱上了他那位镇定、如影随形的男仆邦特,那位被丹佛公爵撤下的贵妇,那位乏味的公爵及其难以忍受的公爵夫人,那位圣·乔治子爵,还有查尔斯·帕克和玛丽夫人……在多萝西·L·塞耶斯的小说中,我找到了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物:他们过着“真实”的生活,他们不仅仅是主角。在过去的侦探小说中,为了方便,这类主角没有任何社会关系来扰乱小说家的故事情节。

我觉得,无论是我作为读者还是后来成为小说家,多萝西·L·塞耶斯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自推理小说的黄金时期^①以来,很多侦探小说都把故事情节局限在罪行、嫌疑人、线索和障眼法等方面,而塞

^① 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英国侦探小说的黄金时期。译者注。说明:本书中的注释均为译者注。

序言

耶斯却不把自己的作品囿于这样一个狭窄的范畴。她把犯罪行为 and 继之而起的调查仅仅当做一个更大的故事的框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为骨骼,在这副骨骼上面挂上一个比它大得多的故事所需要的肌肉、器官、血管和形体上的种种特征。我喜欢把她的作品称为图案丰富的小说,在这样的小说中,有背景(从牛津到德文郡^①动人的海滨,到单调与荒凉的芬斯^②),有不仅仅是作为罪案调查人员的人物贯穿故事主要情节与陪衬情节,有世事与文学象征,有引经据典。总之,我称塞耶斯的小说是“没有任何俘虏”的侦探小说。她的写作不屈尊自己迁就读者,而是相反,她设想读者可以达到她期望的水平。

我觉得,在她的小说中,有一种我从未在侦探小说中见过的丰富性。使我着迷的是她对于细节的细致处理,这是她安排故事情节的典型特征。在《九曲丧钟》中,她教给了我有关铃声的知识,在《毒药》中,她教给了我有关砒霜的知识,在《俗丽之夜》中,她教给了我有关牛津建筑之美的知识。她什么都写,从密码术到酿酒学,她对两次大战之间那段疯狂时代的描写让人无法忘怀,这两场战争标志着明显的阶级体系的消亡,预示着一个隐伏的阶级体系的开始。

然而,在塞耶斯的作品中,更为突出的一点是她对人的生存状况的探索。她八十年前塑造的人物的

① 英格兰西南部一地区,与英吉利海峡交界。旧石器时代时期形成,在8世纪成为威塞克斯的一部分。

② 英格兰西部和瓦士湾南部的一片低地,早期被罗马人夺取,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被遗弃,近代开垦利用芬斯是从17世纪开始的。

序言

爱恨情愁今天仍然真实生动。今天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并不比 1923 年彼得·温姆西勋爵首次公开露面时复杂。事过境迁,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塞耶斯笔下的英国在很多方面都无法辨认了。但是,今天重拾塞耶斯的小说也有其固有的乐趣,之一便是看清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怎样改变了我们对于周围这个世界的看法却无法改变我们人性的本质。

当我开始犯罪小说的写作生涯时,我曾经对别人说,如果我的名字能够和多萝西·L·塞耶斯的名字被人们相提并论,我就会感到非常满足。值得高兴的是,我的第一部小说问世之后,就有人把我和她相提并论了。如果我给读者提供的细节和欢乐与她的温姆西系列小说有所接近,我确实就觉得自己成功了。

塞耶斯的小说的重新发行是一件大事,这一点是无疑的。因为一代又一代读者都欢迎她进入自己的生活,开始一段令人难忘的旅程,而陪伴他们的则是一个更加让人难忘的同伴。在灾难临头、身陷麻烦的关头,人们也许会求助于福尔摩斯来寻找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但要寻找慰藉,在变迁兴衰的人生当中生存下来,那不依靠彼得·温姆西勋爵就不行了。

伊丽莎白·乔治^①

2003 年 5 月 27 日

于加利福尼亚州亨廷顿海滩

^① 伊丽莎白·乔治,美国著名作家。曾获得安东尼奖、阿茄莎奖以及多项世界大奖。

前言

致我的朋友、最友善的老板乔·丁南

亲爱的乔：

终于写完了你这本关于哥特豪斯和柯库布里的书。书中所有的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所有的火车列次都是跟现实中一致的，所有的风景点也是准确无误的，除了我在这里或那里安上了几幢新房子之外。但你比谁都清楚，书里没有跟现实中一模一样的人物，戈洛里也没有哪个艺术家喝得酩酊大醉，或者弃妻而去，或者殴打同伴的头。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為了好玩，使故事更加具有刺激性而已。

如果我碰巧把谁的名字安在了哪个讨厌的人物头上，请代我向他（或她）致歉，并向他（或她）保证，这完全是无心的。即使坏人也要给个名字。请转告劳里市长，虽然这个故事发生在油气时代，但我没有忘记哥特豪斯现在已经有电灯了，有了电灯，人们就可以借助它来阅读这部书了。

如果你见到埃拉戈万酒店的米拉先生、哥特豪斯车站的站长、柯库布里的售票员，以及许许多多的耐心回答过我有关车票、汽车和克里镇的废弃矿井等问题的好心人，请转达我对他们给予帮助的深深的谢意，也请转达我的歉意，给他们添了那么多麻烦。

还请送去我对大家的爱，我也没有忘记费利克斯，请告诉丁南夫人，明年夏天我们还会回安沃茨吃马铃薯烤饼。

多萝西·L·塞耶斯

目 录

前言

1	坎贝尔·奎克	1
2	坎贝尔之死	9
3	佛古森	18
4	斯特拉坎	23
5	沃特斯	27
6	法瑞恩	36
7	格雷姆	43
8	戈文	55
9	麦克里德夫人	61
10	达西尔警长	65
11	麦克菲森检察官	73
12	佛古森的故事	81
13	彼得·温姆西勋爵	88
14	罗斯警员	100
15	邦特	106
16	检察长帕克	113
17	彼得·温姆西爵爷	118
18	史密斯·勒默绪利夫人	122
19	沃特斯的故事	127
20	法瑞恩的故事	133
21	斯特拉坎的故事	148
22	格雷姆的故事	161
23	戈文的故事	173
24	法瑞恩;佛古森;斯特拉坎	180

目 录

25	格雷姆;戈文;沃特斯.....	190
26	凶手.....	201
27	彼得·温姆西勋爵.....	208
28	彼得·温姆西勋爵.....	223
29	彼得·温姆西勋爵.....	232
30	彼得·温姆西勋爵小传.....	237

1 坎贝尔·奎克

生活在戈洛里的人,不是钓鱼就是画画。这样说也许会让人误解,因为大多数画画的人闲暇时也钓鱼。如果这两样你都不会,人们就会觉得你很奇怪,甚至很古怪。无论是在酒吧还是在邮局,在车库还是大街上,无论什么人,从开着劳斯莱斯、带着三根哈代牌钓鱼竿、在猎捕期才赶来的人,到过着稀奇古怪、敛心默祷的生活、守着迪伊河^①上的鲑鱼网的人,钓鱼都是一个普遍的话题。在英国的其他地方,天气是按农夫、园丁和周末旅行的人的标准衡量的。而在戈洛里,天气却是按钓鱼和画画的标准来衡量的。就天气来说,既钓鱼又画画的人最合算。在不适合钓鱼的阳光明媚的季节里,山上、海洋都淹没在五彩斑斓的色彩之中。下雨的时候虽然不能出去画画,但可以带着鱼竿,挎着鱼蓝,满怀憧憬地来到涨水的河边和湖边。在寒冷阴暗的日子里,山上没有了紫色,河中也没有了飞虫,这时就可以到舒适安逸的酒吧里参加朋友们的聚会,一边谈着枢机主教鱼^②和马奇褐色鱼^③,一边学着用钓钩丝打结。

戈洛里的艺术中心是柯库布里,一群一群明亮如星的画家散居其间,其中心的中心位于高街,最外层的星星散落在远处山腰的别墅里,放射出来的光芒远播至河边的哥特豪斯。这里有高高的镶嵌着板条的工作室,宽大堂皇。在这些坚固的石房子里,全是闪闪发光的黄铜制品和打磨得溜光的橡木。有非常普通的工作

① 迪伊河为发源于苏格兰东部凯恩戈姆山脉的一条河流,全长 145 公里(90 英里),经阿伯丁的人造海峡流入北海。它以其秀丽的风景和鲑鱼渔场而著称。

② 一种鲑鱼。

③ 一种鲑鱼。

室——它们只能作为夏日的栖息之地，不能作为长期的定居之所——在这样的工作室里，一间北向、采光较好的房子，一堆画笔和帆布便是艺术家的全部行当了。也有带有家庭气氛的小画室，在这样的画室里，有蓝色、红色和黄色的窗帘，充满了欢快的气氛。稀奇古怪的陶瓷碎片收藏在狭窄的巷子里，装点在水园里。花园里有曾经盛开过花朵，根植于肥沃温暖的土壤里。还有些画室只不过是谷仓而已，却非常美丽，美在其充足的面积和陡峭的椽子，只要添置一只龟形炉和一口煤气灶就可以住人。艺术家们有的跟一大家人住着，有戴着帽子系着围裙的仆人伺候；有的住在租来的房子里，由房东照顾；有的或夫妻同住，或独自居住，雇一个女佣来打扫卫生；有的像隐士，自己做家务。有油画家、水彩画家、蜡笔画家、铜版制作家和插图画家，还有金属工人。尽管他们属于不同类型的艺术家，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对待自己的工作非常严肃，对外行们不屑一顾。

彼得·温姆西勋爵进入这样一个钓鱼和画画的圈子时，受到了友好甚至是真挚的对待。他会钓鱼，又不假装会画画，因此，虽然是个英格兰人，还是个新来的，却没有引起人家的反感。南方佬在苏格兰非常宽容，如果他们不摆架子的话。值得称道的是，英格兰人这个特有的恶习彼得勋爵没有。确实，他的口音有些装模作样，举止行为非常不庄重，但在这些年中，人们私下议论的时候渐渐接受了他，甚至欢迎他进入这个圈子。当他沉湎于某种令人吃惊的反常行为时，人们只是耸耸肩，来一句：“基督啊，只有爵爷才会这样。”事情就过去了。

那天晚上坎贝尔和沃特斯吵起来的时候，温姆西正在麦克莱伦·阿穆斯酒吧。山水画家坎贝尔也许多喝了一两杯，对一个红发男人来说，酒力让他看起来比平常更像一个斗志昂扬的苏格兰人。他对苏格兰人在大战中的所作所为歌功颂德了一番，中间停下来对沃特斯说：所有英格兰人都是杂种，连他妈的自己的语言都说不好。

沃特斯出身于英格兰一个上等的自由民世家，跟所有的英格兰人一样，除了拉丁佬和黑鬼之外，对其他外国人时时刻刻都怀着仰慕之情。他也跟其他英格兰人一样，不喜欢听他们赞扬自己。对他来说，公然地大声吹嘘自己的国家是有失体面的——就像在吸烟室详细地讲述自己的妻子身材是如何十全十美一样。他听着，脸上带着外国人常有的、确实也是相当正确的宽容茫然的微笑，这表明他的自我满足感没有受到丝毫影响，自寻烦恼地去证明这一点就更不用了。

坎贝尔指出，伦敦所有重要的行政岗位都在苏格兰人手里，英格兰从来没有征服过苏格兰，如果苏格兰想“地方自治”的话，她就能自治，某些英格兰军团

四分五裂时，他们只好派人去请苏格兰军官来控制局面，前线的任何一个小分队处于紧要关头时，只要知道苏格兰佬在协助他们，立刻就放心了。“你随便问问战场上的人，伙计，他们都会告诉你对苏格兰佬的这个看法的。”他说。他用这种方法占据了上风，这对沃特斯来说是不公平的，因为战争结束时他才刚刚到参战的年龄。

“是的，”沃特斯厌恶地嘲笑道，“我知道他们怎么说的，‘他们总是逃跑。’”

他天生就是个彬彬有礼的人，而且处于少数，他没有把那句具有攻击性的话说完，但是坎贝尔自己能把这句话续完。他突然愤怒地发起反击，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民族，而且还有对人身的攻击。

“你们苏格兰人的麻烦，”坎贝尔停下来喘息的时候，沃特斯说道，“就是你们有一种自卑情结。”

他漫不经心地把杯子喝干，冲温姆西笑了笑。

也许这一笑比刚才的嘲弄更厉害，它终于激起了坎贝尔的愤怒。他一边骂着一边将大半杯酒朝沃特斯的脸上泼去。

“噢，不要，坎贝尔。”伍里·默多克抗议道。他不想在自己酒吧里出这样的乱子。

沃特斯这时骂的话比坎贝尔的更脏，他们在碎玻璃和锯屑之中扭打起来。

“我要扭断你的脖子，”他野蛮地说道。“你这个肮脏的苏格兰乡下佬。”

“喂，住手，沃特斯。”温姆西抓住他的领口，说道。“别傻了。那个家伙醉了。”

“走吧，伙计，”渔夫麦卡丹边说边用两只强壮有力的胳膊抱住坎贝尔。“这样不好。冷静一点儿。”

两个人这时分开了，都气喘吁吁的。

“这不行，”温姆西说道，“这不是国际联盟，而是两败俱伤！都理智一点儿。”

“他骂我是个——”沃特斯擦掉脸上的威士忌，咕哝道。“我实在不能忍受了。他最好别让我看见。就这样。”他对坎贝尔咆哮道。

“你什么时候想来找我你就来吧，”坎贝尔回击道。“我不会跑的。”

“好了，好了，先生们。”默多克说道。

“他来这里，”坎贝尔说道。“带着他妈的一副冷嘲热讽的神情——”

“别说了，坎贝尔先生，”老板说。“你不该对他说那些话。”

“我他妈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坎贝尔坚持道。

“别在我的酒吧里说。”默多克坚定地回答道。

“我想在他妈的哪个酒吧里说就在哪个酒吧里说，”坎贝尔说道。“我还要说——他是个——”

“住嘴！”麦卡丹说道，“你早上就会清醒的。我们现在走吧——我把你捎到哥特豪斯。”

“你他妈的，”坎贝尔说道。“我自己有车，我可以开车。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们这些该死的家伙。”

他冲了出去，酒吧里安静下来。

“天啊，天啊。”温姆西说道。

“我想我最好也离开这里吧。”沃特斯阴沉地说。温姆西和麦卡丹交换了一下眼神。

“再等一会儿吧，”后者说道。“没必要这么匆匆忙忙的。坎贝尔是个性急的人，他喝了一点点酒之后，说话总是有口无心。”

“啊，”默多克说道，“但他没必要骂沃特斯先生。非常遗憾——确实非常遗憾。”

“如果我冒犯了苏格兰人，那就对不起了。”沃特斯说道。“我不是有意的，但我无论如何受不了那个家伙。”

“噢，没关系。”麦卡丹说道。“你不是有意的，沃特斯先生。你还要点什么？”

“噢，一杯两盎司的苏格兰威士忌。”沃特斯回答道，咧开嘴羞怯地笑了笑。

“这就对了，”温姆西说道，“把被侮辱的记忆淹没在酒里。”

一个名叫麦乔克的人这时站起来，来到吧台前。他一直在冷冷地注视着这场骚乱。

“再来一杯沃辛顿，”他简短地说道。“我想都不用想，坎贝尔这几天会有麻烦的。他的行为太过分了。你听说过几天前他在高尔夫球场对斯特拉坎说的话吧。他声称自己是整个这个地方的老板。斯特拉坎跟他说，如果再让他在球场上见到他就拧断他的脖子。”

其他人默默地点了点头。坎贝尔与哥特豪斯高尔夫俱乐部秘书之间的争吵确实成了当地的一桩趣事。

“我也不会责备斯特拉坎。”麦乔克继续说道。“坎贝尔只在哥特豪斯住了半年，就把这个地方弄得乌烟瘴气。他喝多了就成了个魔鬼，镇静的时候就是个笨蛋。真是丢人。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艺术圈子里大家都和睦相处，没有触怒过任何人。而现在全是争吵和斗嘴——都因为坎贝尔这个家伙。”

“噢，”默多克说道，“他很快就会平静下来的。他不是这个地方土生土长

的,对这个地方不太了解。从他那些傻话来看,他根本不是苏格兰人。大家都知道,他是从格拉斯哥来的,他母亲是个阿尔斯特^①女人,名叫弗拉纳根。”

“难怪说话那么大声,”银行家默里插话道。他是个地地道道的柯克沃尔^②人,对出生于威克南部的人有很深的蔑视,这种蔑视有时候也会表现出来。“最好别理他。如果他遭到惩罚,我想不是这里的人干的。”

他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

“你会认为是休·法瑞恩干的吗?”麦卡丹提醒道。

“我是不会指名道姓的,”默里说道,“但他跟某个女人搞出麻烦来了,大家都知道。”

“这不是那个女人的错。”麦乔克加重语气说道。

“我没说是那个女人的错。有一些人陷入麻烦确实不是别人造成的。”

“我不应该把坎贝尔看做是拆散别人家庭的角色。”温姆西愉快地说道。

“我也根本没有这样认为,”沃特斯大叫起来。“但他自己确实是这么认为的,有一天——”

“好了,好了,”默多克急促地说道。“他的确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但我们最好耐心点,别理他。”

“好吧。”沃特斯说道。

“吵吵钓鱼的事不好吗?”温姆西插嘴道。如果话题是坎贝尔,那无论如何要把注意力从沃特斯身上移开。”

“噢,唉,”麦卡丹说道。“他和乔克·格雷姆先生差点把刀都拿出来了。格雷姆先生要到坎贝尔家下面的池塘里去钓鱼。如果他想相安无事的话,哥特豪斯有很多池塘,可以不去惹坎贝尔。但都说不是他的池塘——是免费的——格雷姆先生才不会理睬他呢,他谁都不会理睬。”

“尤其是,”麦乔克说道,“坎贝尔想把他按入水中以后。”

“哎呀,是吗?”温姆西饶有兴趣地说道。

“啊,但他躲开了,”默多克津津有味地回忆道。“自那以后,格雷姆每天晚上都跟一两个人去那儿钓鱼。我连想都不用想,晚上他会在那儿。”

“如果是坎贝尔要吵这一架,那他就知道要去哪儿。”温姆西说道,“快点,沃特斯,我们最好去追他吧。”

沃特斯仍然沉着脸,站起来,跟在他后面。温姆西领着他,说笑着回到他

① 原为爱尔兰一地区,今为北爱尔兰及爱尔兰共和国所分割。

② 苏格兰北端一自治城市,位于奥克尼群岛中部梅恩兰岛上。在早期年代它是通往斯堪的纳维亚的北上路线中的一个重要的商业点。人口5,713人。

的出租屋,把他弄到床上睡了。

“我不应该因为坎贝尔的事让你感到不安,”他打断他的满腹牢骚,说道。“不值得。睡吧,忘了它,否则你明天什么也干不了了。好样的,”他补充道。这时他在靠在五斗橱上的一幅风景画前停了下来。“你是一把使刀的好手,是不是,老兄?”

“谁,我吗?”沃特斯说道。“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吧。在这个地方,坎贝尔是唯一会使刀的人——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他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说戈文又落伍、又粗心大意。”

“那不是背信弃义吗?”

“我应该这么认为。戈文是个真正的画家——天啊,一想到这一点就让我激动。他这话实际上是在爱丁堡的艺术俱乐部说的,当着许多人的面——戈文的朋友。”

“戈文怎么说?”

“噢,说了很多。他们现在不仅仅只是相识了。他妈的那个家伙。他就不该活着。你听说过他对我说的话吗?”

“听说过,但我不想再听了。就让那个家伙自生自灭吧。不值得为他烦恼。”

“对,这倒是个事实。他的作品还没好到可以让人原谅他的下流品性的地步。”

“他不会画画吗?”

“噢,他会画画——勉强会一点。就像戈文叫他的一样——是个商业旅行家。他那些玩意儿第一眼给人有点印象,但都是些雕虫小技。依葫芦画瓢,谁都可以画。坎贝尔那些东西我用不了半个小时就可以画一张出来。等一等,我画给你看。”

他从床上伸出一条腿来。温姆西坚决地把他推了回去。

“再找个时间画给我看吧。我虽然见过他那些东西,但我还是只有看见他的原作之后才知道你模仿得好不好,是不是?”

“好吧,你先去看他的东西,然后我再画给你看。噢,爵爷,我脑袋里模糊不清,好像一片虚无。”

“睡吧,”温姆西说道。“要我告诉麦克里德夫人让你迟点起来吗?来的时候带一两片阿斯匹林?”

“不用。不巧的是,我习惯早起。我早上就会没事的。”

“好吧,做个好梦。”温姆西说道。

他小心翼翼地关上门，若有所思地溜达回自己的住处。

坎贝尔开着车，翻过柯库布里和哥特豪斯之间的小山回家，车轮下发出断断续续的扎扎声。他一边胡乱地换挡，一边在心里总结自己所受的委屈。他妈的那个使人难堪、让人生厌和卑鄙无耻的沃特斯！不管怎么说，他已成功地动摇了对方的优越地位。只是他觉得这一幕不该在麦乔克面前发生。麦乔克会把这件事告诉斯特拉坎，斯特拉坎的自我感觉又会好上一倍。“你看见了吧，”他会说，“我把那个家伙赶出了高尔夫球场，你看我干得是多么正确。他不过是个喝醉了在酒吧里吵架的家伙。”他妈的斯特拉坎，永远带着一副训斥人的军士长的神情。如果你仔细想一下，那个深居简出、精密准确、在当地有相当影响的斯特拉坎真是一切祸患的源头。他假装什么也不说，但他一直在散布谣言和流言飞语，让大家对自己群起而攻之。斯特拉坎跟法瑞恩那个家伙也是朋友。法瑞恩也会知道的，他会借机跳出来，让自己更加令人讨厌。如果不是因为法瑞恩，那天晚上就不会那么愚蠢地吵架了，不会有晚餐前那令人恶心的一幕了！这就是他坎贝尔为什么去麦克莱伦·阿穆斯酒吧的原因。他的手在方向盘上犹豫着。为什么不直接回去跟法瑞恩搞个水落石出？

那又怎么样呢？他停下来，点燃一支烟，快速猛烈地抽起来。如果大家都攻击他，那他就恨他们。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是正派的，但她和那个畜生法瑞恩是一块儿的。最糟糕的是，她对法瑞恩非常忠诚。只要有法瑞恩陪伴，她对谁都不在乎。对于这一点，别人清楚，他坎贝尔也一样清楚。他不要任何不合道德的东西，只想在疲倦、烦恼和厌倦了寂寞，身居斗室而心神不宁的时候，到吉尔达·法瑞恩那凉爽的以蓝色和绿色为基调的客厅里去坐一坐，让那位纤细的美人用她那令人鼓舞的声音宽慰一番。而那个感觉和想象力都像一头公牛的法瑞恩一定会慌慌张张地闯进来，把魔力破坏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践踏坎贝尔避难花园中的百合花。难怪法瑞恩的山水画看起来就像用斧头画的一样。那个人一点都不细腻。他的红色和蓝色对你的眼睛是个伤害，而在他眼里，红色和蓝色却充满了生机。要是法瑞恩去死的话，要是有人能把他那像公牛一样的脖子捏在手里使劲挤压，直到把那双硕大突出的眼睛——跟公牛一样的眼睛，他大笑起来——压出来，那他妈的就有趣了。他想把这个想法告诉法瑞恩，看他有什么反应。

法瑞恩是个魔鬼、禽兽、恶棍，他的艺术气质就是缺乏艺术气质。有法瑞恩的地方就没有安宁，到处都不得安宁。如果坎贝尔回哥特豪斯，他知道会在那儿看到什么。他会在自己的卧室窗户里，看见乔克·格雷姆在墙根下用鞭子抽

打着水面——以此故意惹他生气。为什么格雷姆不能让他一个人待着？大坝附近更好钓鱼。明显就是在烦他。去睡觉，视而不见也不好。他们会在凌晨把他弄醒，在他的窗户上捶打着，大声报着他们钓到了多少条鱼——他们甚至还会傲慢地把一条鲑鱼，像鲦鱼一样的可怜的小鱼，放在他的窗台上，这样的鱼是应该重新放回去的。他唯一的愿望就是格雷姆某天晚上在石头上跌倒，高筒靴里装满了水，淹死在他那些令人厌恶的鱼中。最让他愤怒的是，这个夜夜上演的喜剧是在他的邻居佛古森兴奋的注视下结束的。自从那次花园墙的嵬嵬之后，佛古森就变得非常让人难受了。

当然，他在倒车时撞到了佛古森的墙，撞掉了一两块石头，这确实是事实。但如果佛古森的墙本身是完好无损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伤害。问题是，佛古森家的那棵大树的树根正好伸到了这面墙的下面，使墙基破裂。而且，巨大的树根还伸到了坎贝尔的花园里。他打算除掉这些讨厌的东西。无论是谁，都没有权利把树种在墙下面，这样只要稍一用力，墙就会倒，继而要支付高昂的维修费。他不愿修佛古森的墙。他觉得先错的是佛古森。

他的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他对这种闷死人的小打小闹已经没有兴趣，他想来一场真正的、引人注目的大吵大闹。如果他能把沃特斯的脸打成肉酱——痛快淋漓地——摆平这件事，他就会觉得好多了。即使现在他也可以回去——或者——前去——不管是回去还是前去都没关系，彻底地摆平这件事情。

他一直在沉思默想，根本没有注意到远处有一辆嗡嗡作响的汽车，因为路是倾斜曲折的，他也没有注意到车灯渐渐熄了，甚至消失了。他首先听到的是刹车尖锐刺耳的声音，还有一个愤怒的声音在质问：

“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你这个傻瓜，你就这样在弯道的马路中间坐到天亮？”他转过身来，在车前灯炫目的灯光下惊愕不已。他还没有适应这个突然袭击，又听到一个得意洋洋的、恼怒的声音说：

“坎贝尔。当然。我也许早就应该知道不可能是别人。”